

崖 懸

岡察洛夫著

本書作者伊凡·亞力山得洛維其·岡察洛夫(一八一二——一八九一)在俄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僅僅次於屠格涅夫和托爾斯泰。他的著作不多。除了一部遊記和一些雜記以外，他只寫了三部小說：(一)『一個平凡的故事』；(二)『阿布洛莫夫』；(三)『驃馬』。第二部是他的最成功的作品，與屠格涅夫的『父與子』，托爾斯泰的『戰爭與和平』及『復活』同為十九世紀後半期中最深刻的產物。

本書係依據一九一五年倫敦 Hodder & Stoughton 書店出版之英文重譯本重譯，譯時遇有字句疑難之處，亦曾參考 Eugène Gothe 的法文節譯本 Marc le Nihiliste。

新譯文叢刊

書號 234

懸 崖

定價 洋 15,600

著 者 [俄] 岡 察 洛 夫

譯 者 李 林

出版者 平 明 出 版 社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三號
(上海延安中路 1157 弄 5 號)

印刷者 國 光 印 書 局

(上海大沽路 383 弄 32 號)

經售者 新 華 書 店

開本：762×1067 1/25

印張：16 2/25

字數：264 000

一九四〇年十二月文化生活出版社第一版

一九五四年九月新一版——第一次印刷

1—5500

原 書 名 The Precipice
原 著 者 [俄] I. A. Gensharoff
英 譯 者 未署名
原 出 版 者 Hodder and Stoughton, London,
 1915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是愛好文藝的舊俄青年萊司基的故事。他從都市回到鄉下的領地上。領地是他的祖姨代管的，莊園裏還住得着他的兩個表妹。年紀較大的表妹薇拉抓住了他的心。可是這個美麗、聰明的少女卻愛上另一個年青人馬克，甚至在她跟馬克的愛情破裂以後，她仍然不能接受他的愛。萊司基失望地離開家鄉到意大利去了。他學畫、學音樂、寫詩、寫小說，可是一無成就。小說中所謂『虛無主義者』馬克的描寫雖然成了一幅諷刺畫，但女主人公薇拉卻完美地體現了舊俄羅斯少女的固有的美。薇拉的祖姑塔夏娜和表兄萊司基也是兩個非常生動的人物。作者使我們跟他們一道笑，一道哭，一道順着激情的發展生活下去。文章流暢得像水一般。而在一些動人心魄的篇頁中，又含有使人顫慄的力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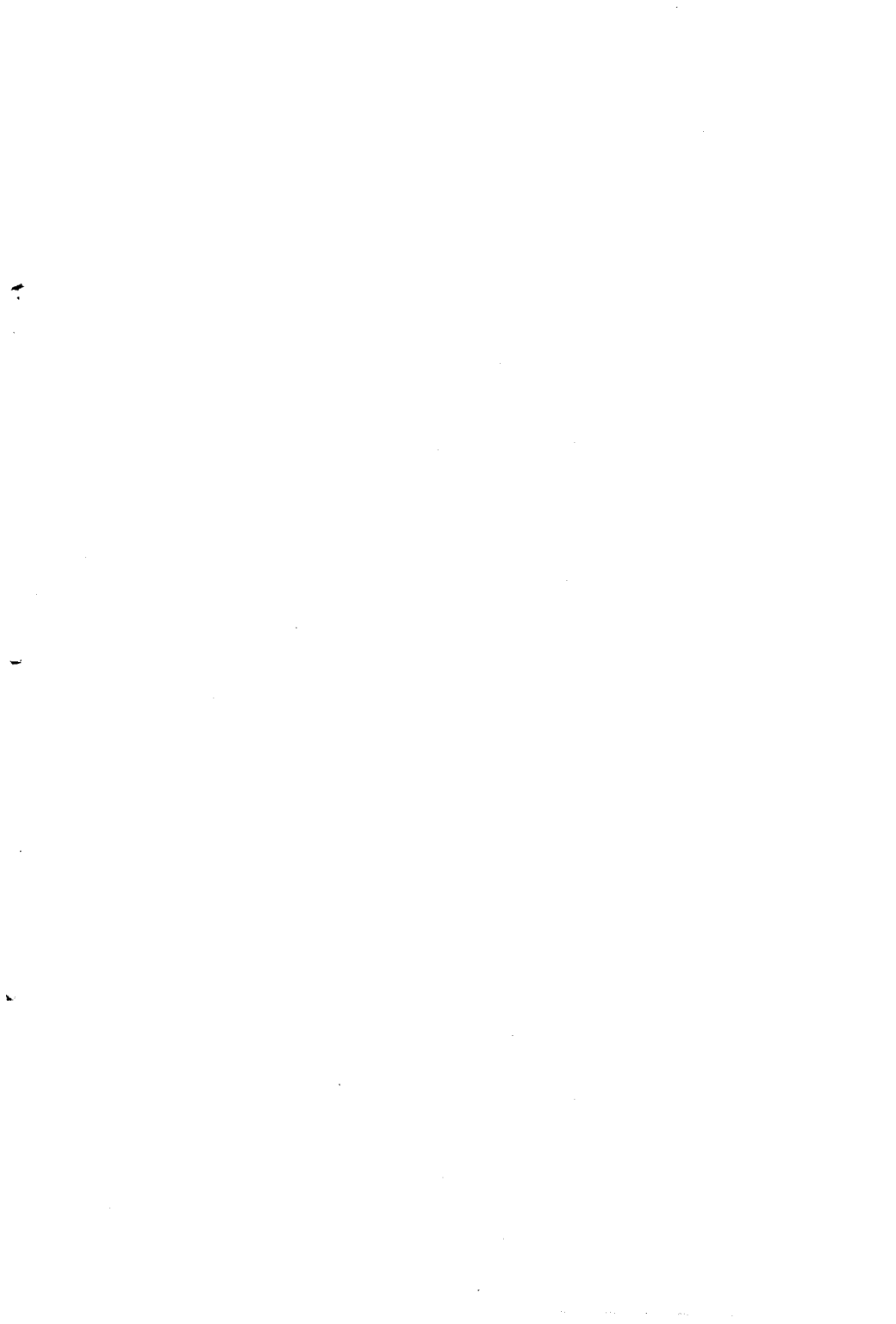


岡察洛夫像

(列賓繪)

懸

崖



播利司·帕伏羅維其·萊斯基有一副生動的、非常善於改變的面容。乍看起來，他比他的實在歲數顯得年青。他那高而白的前額給人一種印象，讓人覺得他是年富力強。有時他的眼睛射出智慧、情感、或愉快的光輝，過一會兒，它們就帶出沉思不定的表情，再過一會兒，它們又顯得年青，甚至於帶出幼稚的神氣了；但在另外的時候，它們會顯示出生活的經驗，它們的非常疲倦的表情會把它們的主人的真實年紀指示出來；在這樣的時候，在它們中間有三條皺紋出現，這些皺紋自然是時間和生活經驗的表現。光滑的黑頭髮垂在他的頸上，把他的耳朵遮了一半，只在兩鬢邊夾雜着一些白髮。除了兩鬢旁和下巴的皮膚是棕黃色外，他的面貌仍然保持着青春的色彩。

從他的相貌很容易看出來青春與成熟期間的衝突已經過去，他已經經過了生命的初期旅程，而且憂愁和疾病也曾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。只有他的嘴依舊帶着優美的條紋和那天真而近於孩子氣的微笑，未被年歲改變。

在孩童時代他就成了一個孤兒。他那漠不關心的獨身的保護人把他交給他的祖姨，讓她去教育他。

這位女士具有天賦的優美的資質，然而她的認識、經驗、和興趣的界限却沒有伸出她自己的家庭以外。就在這林園的平靜氛圍裏，就在這門閥和階級的環境裏，播利司度過了幾年的光陰。等到他逐漸長成，他的保護人把他送進中學。在學校裏他漸次忘却了從前豪華的習慣，並且也不和其他的世家交往了。

後來的職業和志願使他和他孩童時代的生活離開更遠。他在聖彼得堡住了將近十年；那就是說，他從一個德國房東那裏租了三間舒適的房間，雖然他在拋棄了文官職務以後很少在首都一次連續住上兩個半年，但他仍然把這幾間房間租下。

他捨棄他的職務和他擔任這職務都是一樣地偶然，因為，當他有機會考慮他的地位時，他得到的結論是：職務本身並不是目的，它只是一種把一大羣人聚在一起的方法。要不如此，這羣人就沒有理由存在。假使沒有這些人，他們佔有的位置根本就不必設立。

如今他已經過了三十歲了，他既未曾努力，也無所成就。他沒有學其他從俄國內地出來的人的榜樣，因為他既不是武官，也不就文職，也沒有努力工作或利用勢力來替他自己找一種事業。在警察署的記錄裏，他的姓名下註的是部員。

相面的專家很不容易從他的臉來判定他的特性，嗜好，和性格，因為它太善於改變了。他的心靈的狀態更是難以猜透。有的時候，他『擁抱』（用他自己的話來說）整個世界，因此很多人說，活着的人沒有比他再和藹可親的了。然而在別的時候，他臉上的黃點特別顯著，他的嘴唇帶着兇狠

的顫動，而且他也用白眼和怒言來還報善意和同情。在這不幸的時候遇見他的人都不能和他親近，甚至還嫌厭他。有的人說他自私，說他驕傲；也有人說他們很喜歡他；有人說他裝模做樣，又有人說他不可靠。他有兩三個朋友却說得不同。他們說：「他有很高尚的天性，並且也是極端地誠實；不過，雖然他有這些好處，他是神經質的，狂熱的，易激動的，性烈如火的……」對於他的意見從來沒有一致的。

就是當他在孩童時代和他的祖姨同住的時候，以及後來學校生活開始之後，他也顯出這種難解的、矛盾的特性。

新學生最初的努力大概都是仔仔細細聽教師的問題和同學們的回答；可是萊斯基却用眼睛盯着教師，好像要把他的面貌，他的話語，和他開鼻煙的樣子都詳細地印在他自己的記憶裏似的。他望着他的教師的眉毛，鬚鬚，衣服，掛在背心上的瑪瑙墜子，以及其他的東西。隨後他又觀察同學們，注意他們的特點，或者他會研究他自己，亟想知道他的臉是什麼樣子，別人對於他的印象是什麼……

「我方才說了什麼？」教師看見了他那東張西望的樣子，就問他道。

播利司的回答使教師吃了一驚，他把教師的話一字不改地說了出來：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他機械地聽，所以把每個字都記住了。

教師重新解說一遍，播利司又注意到他的聲音。他發覺教師說話有時很簡短而不連續，有時又

把聲音像唱歌似地拉得很長，然後又很快地把他的話一氣說出。

「懂了麼？」

萊斯基紅着臉，急得直出汗，可是不做聲。

這是數學教師。他走到黑板前面把問題寫出，重新開始講解。萊斯基注意到的只是教師把那些數目字寫得很快而且毫不遲疑，還有那掛着瑪瑙墜子的背心和沾上鼻煙的襯衫離他越來越近。他一切都注意到了，就是沒有注意到問題的解法。

他有時也想起問題的解法，但是等到要寫成方程式的時候，他却又因為需要勞力而感覺厭倦了。有時教師不耐煩就對他說：「回到你的座位去吧，你是個傻子。」

然而假若教師忽然獨出心裁把教書當成遊戲一樣，不靠書本，也不用黑板，那末解答就會像閃電似地來到萊斯基的心頭，他找出答案來比任何其他學生都快。

他非常熱心地閱讀小說，故事，和歷史。他極力向各處搜求書籍。可是凡是把他從幻想世界引到現實世界來的東西，無論是事實或是理論，他都不喜歡。上地理課時，他不明白學生怎樣會在班上回答問題，可是一出了課堂，他能談到外國和外國的城市，或者談到海洋。這會使他的同學們吃驚。他的知識不是從教師或書本上得來的，但是他描寫每一個地方就好像他確實到過那裏似的。

「你這些都是捏造的，」懷疑的聽者說。『華西里·尼起提其從來沒有這樣說過。』

他的同伴們不知道要怎樣對待他。他的同情變得太快，因此他既沒有永久的朋友，也沒有永久

的仇敵。在某一星期他會和一個同學要好，同他坐在一起，讀書給他聽，和他談話，把他引爲心腹。隨後他會無緣無故地離開他去和另外一個同學要好；但是很快地又會把他也忘了。

要是一個同伴得罪了他，他會對那個人生氣。等到使他們不和的原因早已忘却之後，他還是頑強地對那個人懷着敵意。可是他會忽然起了一種友愛和寬大的衝動，於是他就仔細地安排一幕和解，讓每人，特別是他自己，都覺得滿意。

在他出了學校以後，日常生活給他很少的吸引，他對於生活的娛樂方面和正經的活動都不關心。假若他的保護人問他，穀粒是怎樣打落的，布帛是怎樣織緊的，亞麻布是怎樣漂白的，他就會轉身走出去，他會到陽台上去望着樹林，或是沿着河邊走到叢林裏去看昆蟲工作，或是觀察鳥類怎樣停飛，怎樣擦嘴。他捉住一隻刺蝟，就把牠當成游伴，他成天和村裏的孩子們釣魚，或是傾聽那個住在泥屋裏的癡呆的老女人講說關於蒲加切夫①的故事，他一面把她講的故事中最奇怪的事蹟盡量地裝入腦筋裏，一面却凝視着她那沒有牙齒的嘴和那放着沒有神采的眼珠的眼眶。

他帶着病態的好奇心來聽這白癡費克路霞的胡話，一聽就是好幾點鐘。在家裏他是個雜亂的讀書家。他猜想着俄國民間故事和東方魔術的祕密，不經意地讀着奧西安②，塔索③和荷馬④，或

① Pugachev 十八世紀俄國農民革命的領袖。

② 按照加爾族的傳說，芬加爾是第三世紀蘇格蘭摩爾摩德王，奧西安是他的兒子，是武士，又是詩人。蘇格蘭詩人 James Macpherson (1736—1796)有詩記他們的事。

者和庫克^⑤神遊於陌生的國度中。要是他找不着書讀，他就整天躺下，動也不動，好像是艱苦的工作使他精疲力竭似的。他的幻想超過了奧西安、荷馬，和庫克的故事，等到他帶着狂熱的想像起身時，他真的變成了極度地疲倦，很久都不能恢復正常的生活。

人們說他懶惰。他害怕這個非難，也因此暗中流淚，但他却堅決地相信，他並不懶惰，他是一種別人都了解只有他自己明白的人。

很不幸，沒有人切實地指導他。在一方面，他的保護人只留意先生們是否準時出席，播利司是否逃學。在另一方面，只要他健康，能吃，能睡，衣服穿得整潔適合大家子弟的身份，不與村中的粗人來往，他的祖姨就滿意了。

沒有人關心他讀的是什麼書。他的父親的藏書室的鑰匙，祖姨交給他。他把他自己關在這屋裏，有時讀斯賓諾沙^⑥的著作，有時讀小說，有時也許讀服爾泰^⑦和薄加丘^⑧的作品。

他在藝術方面比在科學方面更有進步。在這方面他也有他的習氣。一天教師讓學生們畫眼睛，

⑤ Torquato Tasso 十六世紀意大利詩人。

⑥ Homer 古希臘詩人，敘事詩伊里亞特 (Iliad) 及奧特賽 (Odyssey) 的作者。

⑦ James Cook 十八世紀英國航海探險家。

⑧ Baruch Spinoza 十七世紀荷蘭哲學家。

⑨ François Marie Aronnet de Voltaire 法國十八世紀文學家，思想家，詩人，哲學家。

⑩ Giovanni Boccaccio 十四世紀意大利作家，他的十日談 (Decamerone) 是古典文學中之一大作。

但是萊司基畫這個畫得厭了，就加上了鼻和鬚。教師趁他不防，握住他的頭髮。然而等到他把畫仔細看了以後，他就問道：『你在什麼地方學過畫這些？』

『沒有在什麼地方學過。』

『畫得不錯，我的孩子。不過你看這貪快的結果。前額和鼻子都畫得够好的，可是你把耳朵放錯了地方，而且頭髮也像麻屑。』

萊司基很得意。『畫得不錯。前額和鼻子都畫得够好的。』對於他，這兩句話是最大的誇獎了。他繞着學校的院子散步，自負自己是繪畫班上最好的學生。這種心境一直繼續到第二天他在普通功課班上不得志時為止。然而從此他却對於繪畫發生了熱烈的愛好。在一個月裏他畫了一幅鬚髮小孩的像，過後又畫一幅芬加爾的頭。他的幻想被教師室內一幅婦人的頭像迷住。這頭是微微地偏在肩上，兩眼帶出憂鬱而沉思的神情眺望着遠方。『讓我臨摹一幅吧，』他低聲請求道，他的聲音帶一點顫動。

『可是不要把玻璃弄碎了，』教師把畫遞給他說道。

播利司很高興。整整一星期之久他的教師們沒有從他那裏得着一個明白的答案。他靜靜地坐在角上畫圖。到了晚上，他把畫拿到寢室裏。當他注視着那一對柔媚的眼睛和那微微俯着的頭頸，他不覺渾身發抖，他的心停止跳動，他的呼吸變成短促，他把眼也閉着。他輕微地嘆息一聲，把畫用力地壓在胸前，——後來砰然一聲，玻璃的碎片紛紛落在地板上。

等到他畫完了這幅頭像，他自負得了不得。他的作品和最高班學生的圖畫放在一起展覽。教師改得很少，只在陰影上加了幾筆，在兩眼中各加上一點——現在這兩眼就奕奕如生。

『真會這樣逼真，這樣生動！』萊司基看見教師添的幾筆，特別是使眼睛忽然有神的兩點，就這樣想。這進步使他陶醉。『天才！天才！』在他耳朵裏響着。

他畫女僕，畫車夫，也畫農人。他的最成功的畫像是白癡費克路霞，她坐在洞穴裏，上半身隱在黑影內，光線聚在紛亂的頭髮上。他沒有耐心，也沒有技巧，來把上身和手脚畫完。當太陽把它的愉快的光輝大量地射在溪水和草原上的時候，誰還會安靜地坐一清晨呢？

在三天之內，這幅畫就在他的想像中消失，新的形象又擁擠到他的腦海裏。他很想畫一幅有二人迴旋舞，有喝醉了的老人，和有一輛疾走的馬車的圖畫。這畫的每一部分都很清晰地出現在他的心眼中。他整整畫了兩天，農夫們和婦女們都畫完了，可是沒有那輛馬車和它的三匹快馬。

一星期以後他把這幅畫也忘了。

他喜歡音樂到了發狂的地步。在學校裏他對於愚鈍的華西夫科夫有着不變的感情，但這孩子却是其他同學們取笑的材料。一個學生會捉住華西夫科夫的耳朵，叫道：『滾出去，傻瓜。』但是萊司基會幫助他，因為這孩子雖然鬆懈、貪睡、懶惰，甚至連大眾愛戴的俄文教師的功課都不肯做，可是每天午飯後他總要拿出小提琴來演奏，在那時他就會把學校、教師、和擰鼻子的事情都忘掉了。當他的一對眼睛望着遠方，好像在尋求誘人的、神祕的東西時，它們就會帶出渴望而憂鬱的神氣，並

且常常含着淚珠。

在這時他不再是華西夫科夫而是另外一個人了。他的瞳孔擴大，眼睛不閃了，變成更明亮，更深沉；目光帶出驕傲和聰明；呼吸也變得深長。溫柔 and 幸福的表情不知不覺地在他的臉上出現。兩眼變得更黑，並且好像是光芒四射。總而言之，他變得美麗了。

萊斯基開始想華西夫科夫所想的，看見他所看見的。他的四周的事物漸漸地消失，同學們和桌椅都在霧中隱去。再多幾個音調……一個廣闊的，動的世界在他的面前展開。他聽見潺潺的流水聲，看見船隻，人們，叢林，和流雲；到處都是光明，都是變動，都是歡樂。他感覺自己正在長大，他停止了呼吸……

只要音樂還聽得見，他的夢就繼續着。忽然他聽到鬧聲，他從夢中驚醒。華西夫科夫已經停止演奏，流動的音波消失了，剩下的只是學生們和桌椅。華西夫科夫把他的小提琴放在一邊，有人擰他的耳朵。萊斯基大為生氣，撲過去毆打這作惡的人。——這些時候，他一直都受着這不可思議的音調的支配。

他的身體裏的每根神經都歌唱起來。生命，思想，情感變成波浪散在他那洶湧的意識之海裏。音調彈出記憶的和絃，許多回憶飛翔到他的面前，形成一個把他抱在胸前的女人的姿態。他不覺摸索起來——從前他的母親的手臂就是這樣撫抱他，他的臉緊靠着她的胸前……她的形象越來越清晰，就好像她從墳裏起來似的……

他開始從華西夫科夫學習。他把弓上下地移動了整整一星期，但是那種沙沙的聲音使他的牙發酸。他同時會拉着兩根絃，他的手也因軟弱而戰抖。這顯然沒有用處。華西夫科夫演奏的時候，他的手好像是自己在動。厭倦了這種苦惱，萊斯基請求他的保護人准許他學彈鋼琴。

「彈鋼琴會容易一點，」他想。

他的保護人請了一位德國教師，可是却趁這個機會對他的姪子說了幾句話。

「播利司，」他說，「你準備將來做什麼事？我早就想問你了。」

播利司不懂這問話，沒有回答。

「你現在將近十六歲，這正是該你動手想想正經事的時候了。你顯然還沒有想過要入大學的哪一科，將來打算做哪一種事。你不能進軍隊，因為你沒有很大的家產，然而就是爲了你的家世，除了入禁衛軍以外你不能做別的事。」

播利司不說話，却從窗戶望出去看着那昂頭闊步的雞，在泥裏打滾的豬，偷偷走近鴿子身旁的貓……

「我正經地跟你說話，你倒望着窗外。你將來究竟打算做什麼？」

「我打算做藝術家。」

「什……什麼？」

「藝術家。」

『只有魔鬼才明白你腦子裏有的是什麼思想。誰會贊成這個？你究竟知道藝術家是什麼樣的人麼？』

播利司沒有回答。

『藝術家……是一個向你借錢，說些毫無意義的話，讓你發狂的人。藝術家！……這種人都過着狂妄的吉卜西人的生活，他們沒有錢，沒有衣服，沒有鞋，却永遠夢想着發財。藝術家生活在這世界上就像天空的鳥一樣。我在聖彼得堡已經看够了：那些大膽的無賴們，穿上離奇古怪的衣服在晚上聚會，躺在睡椅上，抽着煙斗，談論些瑣碎的事，吟詩，喝白蘭地酒，自稱為藝術家。頭也不梳，臉也不洗……』

『叔叔，我聽說現在藝術家是很受人敬重的。你想到的是從前的情形。如今藝術學院產生了許多有名人物。』

『我不算很老，而且也見過世面的。你只聽見了鐘聲，却不知道在哪一座塔裏。有名人物！自然會有出名的藝術家就像有出名的醫生一樣，可是他們什麼時候才成名呢？他們什麼時候才進入仕途做到評議員的職位呢？要是一個人建造了一所大禮拜堂或是在公共場所立了一座紀念碑，人們才會把他挑出來。但是藝術家都是出身貧窮，只有乾麵包吃。他們大半都是解放了的農奴，小商人，外國人，或者猶太人。貧窮把他們趕去學藝術的。但是你——一個萊斯基家的人！你自己有田地，也有麵包吃。在社會上要有美術的才能，會彈鋼琴，畫圖畫，唱歌，是够愉快的，所以我為你請了